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二

同治元年壬戌十二月戊寅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英國公使卜魯士於十一月二十八日請臣文祥臣董恂到伊公館。晤稱金陵賊勢窮蹙。儻能從中解散。即辦理可期得手。旋據該國參贊威妥瑪信稱英國福到領事官前在該國水師船內。停泊南京城外。據稱探悉賊情中國果能曉諭該賊投誠。無不赦罪。本國大臣暨提督等亦面出示。保其必能執信。則賊勢自滅。不及一旬。必有內應等因前來。臣等伏讀同治元年六月間欽奉

上諭。軍興以來。百姓顛沛流離。慘遭荼毒。朝廷憫念民艱等因欽

此。查辦賊之道。自應剿撫兼施。果如該副領事所言。解散脅從。借為內應。金陵自不難於克復。惟所稱該國大臣出示作保。恐於納降之時。多所掣肘。且賊情詭詐。難保該副領事不為賊匪所愚。該公使等既有此說。亦不可坐失事機。曾國藩等老於戎行。必能隨機應變。合無仰懇

皇上明降諭旨。再行剴切宣示中外。與以自新。絕不追其既往。俾悔罪投誠者無復疑慮。並一面寄

諭兩江總督曾國藩浙江巡撫左宗棠。並江浙各路統兵大臣。默相機宜。妥為辦理。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接據英國公使信

函。請降旨解散髮逆脅從。並鈔錄威妥瑪原信呈覽一摺。據該
公使函稱。金陵逆首洪秀全近聞已攜金銀貲財逃去。將來或
於常州或於杭州居住。金陵城牆壁壘無人防守。克復甚易。英
國副領事官福楚。前帶水師停泊南京城外。探悉賊情。如官軍
果能曉諭逆賊投誠。無不赦罪。則賊勢自減。不及一旬。必有內
應。惟官軍於戰勝後每多誅戮。以致懷疑觀望。儻能堅執有反
正者准其自新。該副領事即可至金陵城內曉諭。當經恭親王
等告以解散脅從。屢奉德音。不妨再行請旨申諭。惟勦撫之事。
應由中國統兵大臣酌量辦理。因將大概情形陳奏。請飭曾國
藩等酌辦等語。本日已明降諭旨。重申曉諭。並鈔錄明發諭旨

一分。交與英國。轉交該副領事官遞入金陵城內。其逆賊聞風反正。於軍務或有裨益。惟賊情詭譎。該副領事所稱金陵賊勢窮蹙。是否實有其事。投誠之意。是真是偽。該國公使本有由該國出示作保之語。恭親王等以其事多掣肘。未允所請。著曾國藩密行探詢。如金陵城內之賊。有欲獻城投誠以冀免罪者。不妨設法曉諭。予以自新。以堅其信。一面嚴飭兵勇。不得利其貲財。私行殺害。以阻其向化之忱。違則重治其罪。管帶兵勇之將士。均須一體嚴加約束。不得於賊眾納款之時。[illegible]聽兵勇妄殺。其江浙各城。如有自拔來歸者。李鴻章左宗棠。即著一體辦理。以現在軍情地勢而論。必應克復金陵。節節進勦。逼賊南趨。方

不至此勦彼竄。若金陵城中之賊。願為內應。則傾其巢穴。賊勢瓦解。事半功倍。誠不可失之機會。惟賊情詭詐。恐英國副領事等貪功嗜利。為其所愚。亦不可以不防賊眾降意之是否真確。及官軍如何受降之法。務須熟思審處。慎之又慎。以期萬全。諒曾國藩久歷戎行。必能斟酌機宜。妥籌辦理也。

英國威妥瑪來函

署理副領事官福因滬函致本參贊。以金陵逆首洪秀全近聞已將金銀家產送去。似有將來或於常州或於杭州居住之意。至金陵城牆礮臺形勢。如無一人防守。克復實為易易等因。查該副領事官前在該處河面防備不准賊

匪與英商船貨千餘。迨曾中堂統帶大兵前往。該師船方
得退回。其時福領事充作繙譯官。進城出城。逆匪各首。無
不識認。現據來函。中國
朝廷。果能曉諭該賊投誠。無不赦罪。本國卜大人暨水師提
督各大臣等。一面出示。保其必能執信。則賊勢庶幾自滅。
賊中頭目。屢次私寫密信。請叙職相助。俾得出城為幸等
語。果如此辦理。不及一旬。必有內應。惟官兵得勝。事後亂
殺。實使人生異心。蓋真賊不過一二分。其餘全為裹脅。偽
稱干王賊匪洪仁玕有云。官兵似此亂殺。實為天國太平
之益。洪仁玕前於咸豐六年未從賊之時到香港。本參贊

聞知伊為逆首家親邀來兩次細問。頗為明晰。

辛巳。江蘇巡撫李鴻章奏。前派常勝軍助剿金陵。因白齊文調勇遷延時日。嗣據吳煦等稱。該道督帶頭隊輪船。已於十月二十九日駛抵鎮江。一俟大隊到齊。定期進攻等情。其時白齊文託病未行。臣又批飭吳煦。楊坊等。嚴催後隊輪船。剋期上駛。去後。忽據署松江府知府方傳書等稟稱。本月十四日早間。白齊文由滬回松。將城門關閉。閧因餉銀未發。欲率勇搶刦。該府同參將李恆嵩。暗中設法勸諭通事勇頭。許以發餉。各勇始一閧而散。復據吳煦稟。在鎮株守旬餘。杳不見到。不得已折回催隊。十四夜駛至上

海。詢之楊坊。知白齊文任意宕延。屢催罔應。業計九月以前。早已放清。十月之餉。楊坊亦許為措備。告以一有起程的期。立即照付。詎白齊文不但行期無定。輒稱不願前赴金陵。請辭差使。楊坊責以大義。白齊文怫然回松。十五日已刻。人帶洋槍隊數十人。趕至上海楊坊寓中。將楊坊鼻額胸臆打傷。吐血不止。並將預備發餉之洋銀四萬餘圓。强行搶去。眾請速行拏辦等情前來。伏查外國人性情乖戾。威令不行。本難駕馭。前以白齊文原係常勝軍弁目。曾請歸中國版圖。已受三品頂戴職銜。又經英國提督何伯保薦。吳煦楊坊皆久與熟習。暫令接帶此軍。臣等實未深

悉底蘊。是以迭次奏明隨時留心察看。將來能否勝任。及是否就我範圍。再行酌奪奏

聞。嗣經協勦嘉定等處。尚為出力。亦據實陳奏。偶來臣營謁見。每為切實勸導。方冀曲意籠絡。俾為我用。不料其跋扈狂悖。竟至於此。自何伯回國後。英國住滬提督領事繙譯各官。均與白齊文交往親密。白齊文亦恃有英國袒護。日漸肆橫。此次逞兇滋事。經吳煦楊坊知照英國陸路提督士迪佛立。與之理論。士提督參領事。亦以為非。邀至臣營晤商。據士迪佛立參華陀面稱。已遵臣照會。轉飭白齊文即日解去兵柄。聽候中國查辦。一面諭令英國前派去幫同教

練之兵官名奥倫者。暫行接管。俟中外會商。派定妥員接替辦理。臣聞奥倫性情偏執。未可專任。且叠奉寄

諭。令派大員接管。自應欽遵妥辦。惟常勝軍人數過衆。獷悍難制。其帶兵弁目百數十名。皆係外國人。與該勇相習已久。若管帶官驟易生手。呼應難靈。轉生事端。而各弁目素畏英

國之强。內又有英國派去數人。當白齊文反噬之際。非英

國派人暫管。不能令行禁止。萬不得已。與士迪佛立等酌商。由中國與英國各派妥員。會同接管。並議定外國所派之員。須與中國官員和衷會商。聽臣調遣。其支發口糧。約束營規。裁減勇數。一切章程。應由中國主持經理。該兵官

不得干預。並由臣照會士提督遵照辦理。查升用副將署
提標中營參將李恒嵩與常勝軍相處最久。人頗機警。臣
因劄委該員會同英國所派兵官接管。俾收回兵權。再飭
陸續裁汰。至三品頂戴白齊文。既隸中國版圖。違犯法令。
應照中國之法治罪。以杜後患而儆其餘。業令吳煦楊坊
李恒嵩等嚴密拏解。應否由總理衙門照會美國公使轉
飭住滬領事官。一併嚴拏。勿任遠颺。仰乞
聖明敎示。至二品頂戴蘇松太道吳煦。二品頂戴前蘇松糧道楊
坊帶領常勝軍。不能實力鈐制。辦理不善。應請
旨將吳煦。楊坊暫行革職。仍令妥籌接辦事宜。以觀後效。如該軍

仍前獷悍。應責成吳煦。楊坊。妥為裁遣。一手經理。不得置身事外。希圖諉卸。

李鴻章又奏。欽奉九月二十五日

上諭。李鴻章奏中外官軍克復嘉定縣城。乘勝擊退援賊一摺等因。欽此。臣當即欽遵傳

旨嘉獎。該兩國官弁等莫不歡欣鼓舞。感激

恩施。以為榮寵。惟查自中外會防以來。英國領事麥華陀。法國領事伊擔。不分畛域。遇事籌商。曾經勸諭洋行捐造礮臺。開築濠牆。工程浩大。辦理迅速。其兩國會勦之兵弁房屋夫船。供應一切費用。雖由中國籌備。而西兵糧餉。皆係該國

自行給發。英國水師提督何伯。陸路提督士迪佛立。繙譯
官何查理。法國水師提督伏卷等。奮勇爭先。不辭艱險。疊
次助勦。克復堅城。竊惟中國出力員弁。皆職分應為之事。
我
國家酬庸有典。猶且細大不遺。矧在遠國外臣。視同己事。推
堅陷陣。卓著戰功。酌理衡情。似難沒其勞績。可否懇
恩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兩國住京公使。回奏該國。酌給
議敘。以示我
朝行賞論功。中外一體之至意。其餘兩國出力員弁。卽由臣
飭令會防局。仿照該國功牌式樣。另鑄金銀等牌若干面。

分別酌給佩帶。宣布

皇仁。俾知感奮。謹會同辦理通商事務大臣薛煥具奏。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派常勝軍助勦金陵。白齊文不遵調遣。將楊坊毆打吐血並將豫備發餉之洋銀四萬餘圓強行搶去經該撫會商英國提督士迪佛立領事官麥華陀將白齊文即日解去兵柄。聽候中國查辦。並派李恒嵩會同英國教練官奥倫暫行接管。和衷辦理。仍聽李鴻章調遣。其支發口糧。約束營規。裁減勇數。一切章程。均由中國主持經理。該兵官不得干預。並請將白齊文吳煦楊坊分別懲處。所籌均尚妥協。已諭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在京公使妥商辦理。白齊文毆傷

監司大員。剋扣餉銀。數逾鉅萬。實屬不法已極。該員已隸中國版圖。自應遵中國法律治罪。著即革去三品頂戴。交李鴻章嚴拏。按照中國制度。相機妥辦。定擬具奏。吳煦楊坊有督帶之責。辦理不善。咎亦難辭。均著暫行革職。仍令妥籌接辦。以觀後效。如此軍仍前獷悍。即由該道等酌量裁撤。儻再不能認真鈐束。即著李鴻章從嚴參辦。薛煥於外國事務素為熟悉。辦理均極妥協。該大臣亦當會同商辦。以期萬全無弊。不得以事權不屬。置身事外。至常勝軍入江助攻九洑洲。疊經催令趕緊籌辦。原以江面賊勢仍重。如常勝軍之勇猛。可以攻堅陷銳。於防剿不無裨益。今主將新易。恐軍氣不靖。約束無資。轉生他變。是否仍

令入江助勦。柳武暫行留滬。另調一軍助攻九洑洲之處。並著曾國藩都興阿。富明阿李鴻章。會商妥辦。李鴻章請與外國出力各員一片。已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按照該撫所請。照會兩國住京公使自行辦理矣。

丁亥。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前因貴州教民案件。尚未辦結。該國在京公使時復饒舌。疊諭勞崇光迅赴貴州。會同崇實等秉公辦理。現在該前督業已交卸。計日諒已起程。著即兼程前進。不得稍涉遷延。張亮基前令署理黔撫。該前督到黔。張亮基必已先到。即著商同辦理。務須權中外之勢。遵照疊奉諭旨。及總理各國

事務衙門咨文。斟酌妥善。各協其宜。總期於明年二月內辦結。

是為至要。

已丑。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奏。俄國分界使臣。在塔爾巴哈台會議不遂。隱忍回國。奴才隨與明緒等。將該處嗣後辦法。商同隊等。即於九月十一日。帶領司員等起身折回。十月下旬始抵科境。據委員阿克敦佈稟稱。遵飭偵查俄使所指科屬卡外各地名。均在鄂木噜克大壩之北。奉文時已值山封路阻。未能遍查。俟明春始能復勘。越日面稟。今年落雪太早。九月初間已斷行蹤。職等竭力出卡。與總管齊察罕恭岱會晤。問知鄂木噜克之北大河一帶。實有俄

人。舊益木房二十餘間。因未經親睹。不敢敘入稟內。而齊

察罕等駐紮。離卡均在十數站之遠。甫接劄調。一時不能

前來迎謁。初七日行至科屬。前任參贊大臣錫霖參贊大

臣廣鳳。一同接見。談及俄使任意侵占之欲太奢。明年若

果復來。難免逞兵挾制。應公同酌量防範。且須擬定一了

結辦法。至吹河一帶。既有建益木房。可見蓄謀已久。豫為

侵占地步。自應採訪其建立原委。以備來時與之理論。更

須將該處總管及鄰近毗連之蒙古王公各愛曼剴切曉

諭。加意撫綏。以杜離心。該大臣等意見僉同。隨公同面諭

該委員等。明春復查。不得稍有顢頇。致誤事機。且即傳諭

總管齋桑罕等及該處更王公等。令其齊心禦侮。自守藩籬。萬不可為俄人狡賴條約之言所惑。一俟春融道路開通。務將何處無礙蒙古生計。何處可以議分。周查履勘。舉註圖內。稟請本城大臣嚴准洛霞到日。聽候辦理。錫霖因稱病祈代奏回旗調理。奴才等再三勸其安心調治。目覩病狀。恐於分界事宜。難資指臂。可否請

旨派定現任參贊幫辦大臣。幫同辦理。抑於廣鳳。奎昌。二員中。專派一人之處。恭候

聖裁。茲奴才於十一月二十日回烏里雅蘇台本任。將

欽差關防派隨任委員岳嵩武。舒敏。賫。恭送內閣封存。仍遇有與

俄國交涉事件。再請鈐用。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明誼奏查詢俄人舊蓋房間。並豫籌防範一摺。俄國使臣在塔爾巴哈台會議分界事宜。不遂所欲。隱忍回國。該使臣所指科布多卡外各地名。均在鄂木噶克大嶺之北。現值大雪封山。道路阻滯。未能出卡遠行查看。著俟明歲春融後。即飭令委員阿克敦佈等。馳赴該處。將鄂木噶克之北吹河一帶。俄人舊蓋木房共若干間。親行勘明。此項房屋起自何年。此外有無另在他處建蓋房屋。均著逐細查明建立原委。以備將來與俄使理論時。令其撤去。不得聽其任意侵占。此次俄使隱忍歸國。明歲再來。難保無稱兵挾制之舉。所有該處總管

及鄰近毗連之蒙古王公各愛曼均著明緒會同明誼豫為曉
諭加意撫綏以期聯絡聲勢齊心禦侮毋稍大意至卡外地方
何處無礙蒙古生計何處可以議分亦須明春週查履勘豫為
繪圖以便臨期奏明候旨辦理錫霖既患嗽疾所有分界事宜
即著廣鳳幫同明誼辦理

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前據法國哥士耆呈遞所擬
十二條臣等給與照覆後該國繙譯官到署約臣寶鋆臣
文祥臣崇綸等於初二日往法館面商事件本月初一日
該使將照會送到大意謂田興恕趙畏三戴鹿芝三員定
須抵命若僅議賠償萬難照准等語本月初二日臣寶鋆

等同赴該館。將此案情形。與之據理辯論半日之久。該使始終迸其臆見。毫無更改。咆哮異常。欲決裂者數四。臣等以大局所關。不得已於詞色之間。稍示牢籠。該使因謂此案必須照其原議辦理。仍候臣等斟酌辦法。無庸再給照會。即於次日函布知等語。臣等於次日酌擬信稿。以此案條款。應以是否論抵一條為重。

現在業經

欽派大臣前往查辦。一經查實。自應按照中國律例。分別抵罪。當即繕就。由臣崇綸。臣恒祺。面交該使。告以即如所擬辦理。亦不能憑一面之詞即行定案。必須聽候

欽差大臣等查明。取具供詞。方可定擬。復經辯論再三。該使始行

勉強應允。已由臣衙門再行咨催勞崇光等秉公迅速辦

結。

御批。知道了。

法國照覆

為照覆事。接准貴親王來文。甚為心感。貴親王不深念

貴國與各國來往之誼。執意如此辦理。恐遲早之間。不免有

決裂之勢。來文有未協者三端。一謂本國因此遂欲任意

傷損

貴國實在之國體。與真正之國計。二擬賠償各款。即算抵命。

不思本國何能貪貲財地土。遂聽死者埋冤。且人命之事。與國體所在同重。一任鉅貲廣土。斷無可以相易之理。三以前此西林縣張鳴鳳一案。與現在田興恕等此案擬照一律。溯自咸豐三年賊陷金陵。泰西諸國。無不喜躍推讚。冀賊得中國以後。彼此可通好來往。當有起勢助賊之意。惟本國一國。本大臣一人。立排衆議。至上海力贊拉提督調兵進攻。越兩月擊敗該匪。克復縣城。當時本國弁兵陣亡及受傷者計共三十餘員名。迨六年葉中堂與巴領事爭搆之時。本國雖已有西林縣一案。然本大臣當將本國旗號落下。明告衆人。此時本國不與英國同一辦法。延至

七年。本國始亦開仗。只因葉名琛偪勒所致。亦如現在此案。貴親王堅執不能妥辦。但在開仗之際。本國亦有兩意。一為理論本國受屈之處。一為中國既啟兵端。恐非封疆之利。有本國參預其間。可無他虞。即八年議和之時。何國以意氣相陵。何國以禮讓相待。且十年和議之前。賊犯上海。非本大臣極力維持。集兵捍禦。上海猶得為

貴國賦稅之土乎。至今非上海猶存。

貴國人何以聯絡南北乎。計軍興迄今。本國出血力相助。究於本國何益。雖英國現助

貴國之處或更多。但伊國貿易繁富。猶易為力。至本國則有

出無入。奚止加倍爲難。今貴親王自言爲

文宗顯皇帝之弟。何國大臣。意中可以忘此。但視何國大臣有驕

傲之狀。何國大臣有和睦之誠。可見本大臣現於此案謂

田興恕趙長三戴鹿芝三犯員。定須抵命。實一秉大公之

言。斷無有前此不欲稍柔

貴國之危。今忽於此案致欲重傷

貴國大局。非昏昧顛倒。自毀其素行乎。

貴國各處滋事。皆因現今外間官員。敢於譏笑

諭旨。譏笑貴親王。誹謗和約。相習成風。今將該三犯員從重懲創。

則各處必皆相戒。勿蹈伊等覆轍。從此即可令行禁止。而

本大臣亦可與貴親王商議彼此利益之事。免以精神思力。勞費於此等被害之端。使當日西林縣張鳴鳳早辦抵償。則懲一勸百。亦不致該三犯員為此預命矣。此未協者一也。嘗思國無體不立。國無君相以次號之則亂。是以為政者必以崇重國體為首。但欲自重其國體。亦必推己及人。凡重臣謀國。必審量己之國體何如。人之國體何如。而籌所以善全之策。田興恕等殺害本國大傳教士。迄今貴親王猶力為庇護。不肯令其抵償。無非終以本國為夷人。而暗以屬國相待。來文謂殺人者抵。係為平民而言。大臣又當別論。本大臣思中國教民被害八人。則田興恕乃國

之大臣。自應在議貴之條。若論本國文傳教士。則田興恕
非其官長。殺人者死。何異平民。今以田興恕係大臣為詞。
此非以爾國相待。謂本國人之於
貴國官吏。亦有尊卑之分耶。閱貴親王來文。而知田興恕必
須抵命。無復可疑。是為維持本國國體之本分。至於賠償
一節。本大臣擬欵為該處天主堂被焚。及胡主教失去衣
物等件。應著地方官賠補。至文傳教士等被害。仍應田興
恕等抵罪。所謂賠償。乃償生者所失。非即以此償死者之
命也。此未協者二也。至於貴親王據西林縣張鳴鳳一案。
比照田興恕等此案。兩案情由。判然各別。張鳴鳳殺死馬

傳教士。爾時馬傳教士本不應擅入內地。無本國官員發

貴國官員合寫護照。其時葉督若將張令從重參處。發往新疆。卽可了結。因其不肯如此辦理。故意支吾。致啟兵端。而

貴國傷亡不下數千人。糜費無數軍餉。究有何益。至此次文

傳教士前赴貴州。則係明遵和約。持有本國所發護照。非但有我欽差關防。並有

貴國直隸布政司印信。又有刊摘和約三款。經總理衙門過印。況我國和約久經徧處張貼。必已家喻戶曉。田興恕身為大吏。自應知之。更悉殺害教民之後。總理衙門行文屬其以後不可如此辦理。乃伊飭害文教士。又在三月以後。

足見伊接到總理衙門諄飭之後。尚自任意兇暴。趙長三。戴鹿芝亦仍任為爪牙。並未絲毫斂跡。本大臣實望

貴國勿因此事再受兵戈驚擾。糜費死亡。以致重定和約。種種失計。只由免此三罪人一死之故。不可不權其輕重。早自審處也。此未協者三也。總之田興恕等應當抵命者必須抵命。實無法可為寬免。為此照會。

給法國哥士耆原函

貴州教士教民被害一案。自接貴大臣照會以來。迭經奏

明。請

飭查辦。迭次欽奉

諭旨。並經

欽派大臣前兩廣總督勞馳赴貴州。秉公嚴辦。本衙門無論接到

貴大臣照會。或信函。均係隨到隨辦。從未稍有稽延。無如

貴州距京較遠。由粵至黔。地方又多未靖。是以

欽差勞大臣現尚未經查明覆奏。連日迭接貴大臣照會。並單開

十二條。及面晤辯論多次。此案條款。應以是否論抵一條

為重。據貴大臣所言。貴國傳教士及中國教民等係因傳

教習教被害。別無啟釁緣由。現在業經

欽派大臣前往查辦。一經查實。自必按照中國律例。分別首從抵

罪。其餘各款。應由

欽差大臣查辦時酌覈辦理。

恭親王等又奏。天主教現已弛禁。自應將從前入官之天主堂。給還教民管業。本年閏八月。曾據哥士耆來函。川省原建天主堂多處。其最要係在重慶夔州二府。合涪二州。莫如審擇一所。專力妥辦。其他皆置不問。訪得巴縣城內長安寺。久已間廢。可將此廟償抵眾堂。臣等因哥士耆所稱。只須擇給一處。此外各處舊有天主堂。皆可不問。尚屬簡捷可行。當即據情咨行四川總督駱秉章。查明妥辦去後。現在尚未咨覆前來。茲復據哥士耆來函。請將長安寺即崇因寺。給為教中公業。其川東各處教堂。概置勿議等

語○並據云該寺不在祀典之內○臣等覆查無異○自可照辦○

相應請

旨飭下四川總督駱秉章迅速辦結○毋得稽延○以安教士而敦睦

誼○

御批○依議○

法國哥士耆來函

四川重慶府之長安寺○即崇因寺○改建天主堂一事○責大

臣飭由該省地方官查勘具報○將

大清一統志查閱○長安寺何曾載入祀典○聞該處吳道授意紳

民○捏稟作銳○並欲將該處舊有另建之書院移入該寺○以

便諭口。此事非明奉
嚴旨。不能辦成。郤望奏請
飭遵完結。
恭親王等又奏。臣崇綸臣恆祺於初三日到法館送信時。
據哥士耆面稱。該國勒伯勒東。現授中國總兵。此後如能
克復紹興杭州。可否以提督升換等語。臣等查勒伯勒東
自入中國以來。疊經戰陣。克復上虞等城。尚屬克盡厥職。
現值賊氛未靖。首重材武。況以外國將弁。願隸中國。尤當
襃其功績。予以升遷。俾知感激。臣等酌擬給該使一函。告
以勒伯勒東果有收復蘇杭功績。自應據情保奏。仰荷

硃批○

御批知道了○

給法國哥士耆○原函

貴國勒總兵自入中國受職以來○迭經戰陣○克復上虞等城○實屬克盡厥職○業經欽奉

諭旨○傳語褒嘉○日昨會晤貴大臣○云稱勒總兵此後如能克復紹興杭州等城○可否以提督升授等因○今日面見恭親王○述及大意○以為論功升擢○理所應然○果能奮勉圖功○獨力克復紹興蘇杭等郡○似此勛功卓著○自應據情保奏○邀蒙

允准○

恭親王等又奏○美國公使蒲安臣本年夏間來京○於七月
二十五日○齎到該國主書一件○交臣衙門○當經臣等奏明
進呈
御覽○所有答覆該國主
璽書一件○業由軍機處敬謹撰擬○於本月初七日○臣奕訢等恭齎
親交蒲安臣祇領○茲接該使照會○內稱當即齎送回南等
語○詞氣尚屬馴順○
御批○知道了○
美國照會
為照會事○接到

貴國

大皇帝。與本國大伯理璽天德書一函。本大臣當卯日齎送回國。

奏呈大伯理璽天德收覽。為此照會貴親王查照可也。

辛卯。辦理通商事務大臣薛煥。江蘇巡撫李鴻章奏布國

使臣列斐士。前與吳署江蘇布政使事署按察使劉郇膏

會議換約事宜。該使稱於互換原本條約之外。尚有德意

志公會各國。須另錄漢文漢字條約各二十二本。同請互

換。疊經駁斥。連日據劉郇膏面稟。並將列斐士照會信函。

隨時呈閱。經該署司道飭疊次辯駁。始定換約之期。十一

月二十四日。列斐士遞照會。請於二十五日申刻換約。惟

於公會各國之事。則稱另外設法辦理。查該使此次專誠
訂期換約。自宜允行。而另外辦理一言。仍須指斥。當飭劉
郇膏備文分晰照覆。屆期列斐士率同幫辦訥多威繙譯
李梅。及公會各國領事三人。齊集劉郇膏行館。並無他說。
該署司與該使。將原本條約校對。彼此互換。並照劉郇膏
刪定全銜文稿。繕寫二分。各收為據。列斐士將蓋用
御寶條約原本。敬謹捧回。劉郇膏將換到條約原本。具稟呈送前
來。查係漢文法文布文條約專條通商稅則善後條款一
併粘訂。貫以銀線。銀盤內均該國主添印。臣等謹飭交三
口通商大臣崇厚。原派委員題補直隸肅寗縣知縣黃惠

慶○齋赴都門○呈送總理衙門密收○

薛煥等又奏○臣等於列斐士所請公會各國互送條約一節○飭令劉郇膏疊次辯駁○凡該使取巧違理之語○正言拒斥○所給照覆○內敘中國亦當添出別條一語○緣條約不載之事○該使不應另有干求○如該國實有為難之處○則向有互議增減之法○臣等先經豫飭劉郇膏○遇與列斐士會議之時○如該使堅申前請○應即答以此係原約不載○如必須懇辦○中國亦應重議刪去約內不便之事○庶可兩得其平○明知該使未必聽從○不過借以拒其瀆請○乃列斐士接得照覆○絕不議及此層○但以他詞挾制○復經嚴斥○其術不售

遂請訂期換約。惟此次照會尚稱另外設法辦理。雖立予駁覆。並無他詞。而原文既有此語。其是否藉以解執。抑不免再有饒舌。又或託他國代向總理衙門籲懇。或託轉遞申陳。均屬難於懸揣。第該使屢次為理所屈。似此後制伏或不甚難。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據薛煥。李鴻章奏。布路斯國換約事竣。並密陳列斐士恐有饒舌各摺片。此次該大臣等於辯駁該公使要求各情。隨機杜絕。頗為妥協。惟該公使照會內有另外設法辦理之語。恐其尚有饒舌。亦應隨時防範。已諭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妥為察看。務期內外一體。杜其要求。儻該公使

在滬或有干請。仍若該大臣等設法辦理。

署江蘇藩司劉郇膏與布路斯國使臣列斐士互遞會銜

公文

為會同互換和約事。照得本司本署大臣在上海地方互換和約。今於中國同治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即外國一千八百六十三年正月十四日。各將所奉之權。公同驗明俱屬妥善。

即將

大清國與大布國。並德音志。拜晏。撒遜。漢諾威。威而顛白而額巴敎。黑辛加習利。黑星蓬而未司。大子布倫帥額。阿爾敦布而額。晉生布而額。撒孫外抹艾生納。撒孫麥寧恩。撒孫阿

理廷部而額○撒孫各部而額太○拏墖○宜德克比而孟地○安阿而得疊埽郭宼○安阿而得比爾你布而額○亚貝○實瓦字部而魯德司谷○實瓦宇部而孫德而士好遊○大支派之各洛以斯○小支派之各洛以斯○法郎格缶而德○印布而古並𥡴令布而額水林○𥡴令布而額錫特利于二邦○以及律百克○伯磊門○昂布爾○公會通商各國○於咸豐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即外國一千八百六十一年九月初二日○在天津所立和約○今在上海布政使行館互換○本司劉謹將

大皇帝欽用國寶原本和約○親交布國列署大臣手收○本署大臣列○謹將大君主欽用國寶原本和約○親交中國劉藩臺手

收。嗣後兩國並公會各國。均遵和約奉行。永遠和好平安。

合行會銜存照。同治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壬辰。湖南巡撫毛鴻賓奏。臣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江西湖南燒毀教堂之案久懸未結。請飭該督撫妥速持平。設法辦理等因欽此。查湘潭衡州燒毀教堂一案。前經臣將各該縣奏參摘去頂戴。勒限賠修。並飭查拏倡首之人。究明懲辦。誠以中外和好大局所關。未敢市美名而激事端也。惟是天主教之流傳。非止一日之事。則圖終慮始。即不得不為久遠之謀。儻辦理稍失其平。雖可勉强於目前。終難必相安於異日。臣就該公使所議

恣心酌覈。其中有可以准行者。有礙難允准者。大抵凡人之情。乍見則相驚。積久則相忘。其相驚之時。縱反覆開導。不能驟破其疑。迨久而習焉。不見其異。斯無忤於心。遂且淡然忘之。而解釋於不自覺。湖南地非瀕海。各屬居民。向未覩洋人之形狀。歷來入教者。大率暗相傳習。教中底蘊。外人不得而知。以粤逆倡亂。亦係假天主教為名。其非與天主教同類。士民無從盡識。疑極幻生。訛言因之而起。湖南民風素稱剛勁。年來用兵日久。各以忠義激勸其鄉人。風氣所趨。遂有時甘蹈於愚而不悔。今若操之過急。則持之轉將愈堅。臣職任封疆。斷不肯縱容以乖和好。然深察

事勢。亦未便偏重以失人心。反覆籌維。辦理殊無把握。因
思該主教傳教之意。不過欲人之信從。原不願多生釁隙。
臣以為欲求永杜爭端。莫如使人無疑。擬請令向來習教
之人。報明戶首圖總稟知地方官註冊。嗣後有願習教者。
均由戶首圖總查明。實係有心向善。並無為匪劣跡。先行
報明地方官一律註冊。庶教民可按冊而稽。地方官得以
隨時保護。而名冊在官。稟報由戶首圖總。旁人無所容其
疑議。自不致更滋事故。或亦從容解釋久遠相安之一法。
除該公使所擬條款。分別可行與不可行。詳悉另列清單
外。所有臣遵

旨議覆緣由。理合恭摺具奏。

御批。知道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道。

議覆條款清單

第一款。飭禁所屬以後。不得仍蹈前撤等語。查此案業經刊刻告示。通頒曉諭。嚴警將來。各屬俱已張貼。無庸另行飭禁。

第二款。於方教主到時。沿途飭辦住所。到長沙後。即備公館居住。兩日內以賓禮接見等語。查中外既通和好。方教主遠來傳教。以勸人行善為本。則以禮接見。其理應爾。其事亦易辦。惟是楚人蠻野。天下所共知。必欲借勢相壓。轉致

街談巷議。互相驚疑。夫民猶水也。順其性以導之。可冀漸潰而消。逆其性以障之。恐將潰決橫溢。現在物議未平。請勿輕動。庶中外各行善教。不致激成事端。倘遽於沿途設住所。到長沙設公館。愚民無知。必且觀聽傳駭。在沿途多係荒陬僻壤。官法驟難周到。在長沙則五方雜處。更恐兩不相下。或聚眾行兇。出其不意。雖盡法捕治。未足洩忿。與其事後引咎。有虧待客以禮之道而已。補牢無及。何若事前直告。猶不失相與以誠之義。而可弭患未萌。此條應暫無庸議。

第三款。嚴飭地方官將大道上所嵌十字架起除。並將應

出告示刊刻印就。發給張貼等語。查湘潭街市所嵌十字架。久經劄飭該地方官勸諭居民一律起除。猶恐愚民狃於偏見。一時未即聽從。再當剴切勸導。務使之自願除去。庶不致有後言。至該公使所擬告示。詞意微涉偏重。且業已出示曉諭。應無庸再議。

第四款。各處天主堂公所。必一律照舊建成。方教主所失書籍衣服等物。請飭各該縣措銀送交。自行製辦等語。查湘潭天主堂。業據該縣稟報。按照舊式賠修竣工。衡州天主堂。亦飭即日興修。方主教所失書籍衣服。當時未據開報。惟係遠來傳教之人。為地方官所應保護。自可飭令各

該縣照送銀兩交其自製。以示柔遠之意。至於教民原係內地百姓。尋常百姓被難無撫給銀兩之例。更無賞給項戴之事。頻年賊氛肆擾。居民被難者何止千百萬家。其視被難教民。困苦尤甚。勢不能一一給銀兩賞項戴也。教民與居民初無區別。固不可以習教之故。稍存歧視。亦未便以習教之故。偏示優崇。所請係撫銀兩給與項戴之處。礙難准行。

第五款。專指江西事宜。應由江西議覆。

第六款。衡州府湘潭縣二城內。舊有天主堂。及各項產業。應由各該地方官查明原處送還。或另行賠償等語。查湘

潭衡州所建天主堂。卽係清還舊地。此外有無別項產業年湮代遠。無憑查考。若任該教主隨意指索。恐致紛紛多事。卽令本係舊業。而百數十年中。不知更易幾主。其現在管業者皆從價買而來。勢難奪所有以畀該主教。湖南民氣剛勁。習於爭鬬。準理以諭之。尚可以平其心。恃勢以加之。必且轉滋其擾。該主教勸人為善。亦期與人相安。應俟確切查明。分別辦理。暫難率准。

第七款。應在長沙城內。擇取空閒廟宇公所。約地十五畝上下。歸方主教為教中公業等語。查長沙城池狹小。城內除衙署貢院等處外。尺寸皆係民居。其庵堂寺觀。亦係由

民間捐資修建並無十五畝上下公地。該教主在湖南日久。從前往來各處。與地方初無牴牾。蓋前此自同於居民。故居民亦相與安之。今則自異於居民。故居民遂相與族之。償給與空地。聽其興工修造。駭世俗之目。驚士民之聽。萬一又釀事端。轉於該主教無益。地方官亦不任咎。擬難准行。

第八款前任衡永道謂是唆使士民與教中為難。起意釀禍。應據實參劾等語。查士民之舉動。非地方官所能勉強。苟非心之所願。雖驅之而亦不肯為。道員職位較尊。更非州縣親民者可比。縱能唆使一二人。亦豈能唆使千萬人。

且衡州為該道所轄。該道得而唆使之。湘潭非該道所轄。
該道焉從而唆使之。詎彼向日居官。尚著循聲。不過上年
方主教到衡往拜未會。彼時或有公事。或偶抱恙。均未可
定。別無唆使實據。黜陟官吏。
朝廷自有典章。未便因該主教一面之辭。遽執為釀禍之罪。
礙難准行。
御批。覽。
癸巳。江西巡撫沈葆楨奏。臣奏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江西教堂一案。久懸未結。請飭妥速
辦理。並將照會等件照錄呈覽一摺。著沈葆楨悉心酌覈。飛速

覆奏等因欽此。臣當卽督同司道。邀集公正紳士。將鈔發照會等件。公同閱看。其各自曉諭士民。仰體
國家柔遠之心。弭小忿。成大信。務釋猜嫌。永締和好。所議條款。定須一一照行。各官紳深明事理。並無異議。乃傳語甫經數日。通衢處所。徧貼撲滅異端邪教公啟。據南新二縣揭呈前來。忿憤情詞。幾有不共戴天之勢。臣一面飭縣嚴密查拏。一面傳詰紳士。據稱奉諭後卽徧告各親友。或曉以義理。或怵以利害。聽者無不帖然。皆云閫省自有公論。我輩只知從衆而已。日來宣傳揭帖。各紳具有見聞。然莫能查出何人所撰。臣又詰以夏子春。徐士章何人。據稱紳

士中實無此兩箇名字○但江省此姓甚多○既據照會中指為唆使之人○則各衙門自有案可稽○不難著落研究○乃徧查臣及司道府縣各衙門○並無此二人控詞○而教堂一案○亦未曾有人具控○臣止得令紳士再行逐加曉諭○如士民人等別有實在冤抑○許其聯名具呈○意謂既得主名○便有採緝把握○乃數月並無一人呈訴○惟匿名揭帖○愈貼愈多○此處揭去○他處復貼○理諭勢禁○均無從下手○臣訪聞街談巷議○咸謂官藉外國威偪小民○人情洶洶○深恐復激成變○故因密派素信親友○假扮客商○於茶坊酒肆中託為邂逅閒談○乘其不意○與之反覆辯論○冀其漸開覺悟○兼可訪出

倡首之人。乃察其所記問答之詞。則滿腹疑團。始終不釋。人言藉藉。眾口雷同。臣思此案必使民間毫無積疑。而後教士重到省城。可以安心傳教。若止由臣等含糊答應。將來必大起釁端。卽法國公使亦豫料事勢所必然。故照會第一條。卽有仍蹈前轍。惟各該省督撫是問之語。兩國旣敦和好。臣等與該教士亦休戚相關。若不早策萬全。致後來有不忍言之事。臣等從重懲處。固分所應得。要何補於該教士之業已契虧。卽如本年二月間。何嘗無委員防護。兵役彈壓。然眾怒難犯。勢如潮湧。誰能禦之。所以再四熟商。數月莫能定議。竊思傳教與用兵不同。用兵則以力屈

人。傳教則以心服人。人何以服。信之斯服之矣。人何以信
示之以可信斯信之矣。即如佛教來自西藏。當其初入中
國。夫誰信之。今則士大夫以至愚夫愚婦。靡然信之矣。即
天主教行於上海等處。民趨之若不及。而江西湖南遂有
此變。非江西湖南好與法國為難也。上海等處為時較久。
民實見其可信。故不強之信而自信。江西湖南為時甚暫。
民未知其可信。故迫求其信而愈不信也。使傳教士徐示
以可信。不強以遽信。久焉斷無不信之理。古人有言曰。將
欲取之。必姑與之。該教士既以傳教為己任。必其學識深
達。洞曉人情。定以斯言為不謬。查江西前案。與湖南貴州。

頗不相侔。當滋事之時。教士教民業經他往。並無受傷受辱之人。該教士素以愛人如己釋讎不報為懷。當必不以此為芥蒂教堂本褊小民居。所值無幾。該教士且肯舍其家屬貲產而來。教民又皆樂善好施。亦斷不以此為吝惜。揣該教士之心。第以勸人為善。反遭不白之冤。若罪無所歸。恐為他國所輕視。臣擬由官籌措五千金。俟羅教士抵潯時。解與九江道交。以為賠修之費。但凡百姓願賣之地。任憑羅教士自擇建造。以壯觀瞻。至臣防範既疏。又復調停乏術。致中外大局幾起釁端。仍請

旨將臣交部嚴加議處。似可以全該教士之體面而服其心。該教

士從此可曲順輿情。因勢利導。由近及遠。自易及難。其一時未遽信者。勿與較量。教民倚勢結怨者。曉諭禁止。勿聽一偏之詞。致開嫌隙。俾百姓欣然相告曰。彼教之愛人如己。誠如是也。彼教之釋難不報。誠如是也。有不從之恐後哉。故曰徐示以可信。不強以遽信。久焉斷無不信者也。若謂懾之以兵威。期收效於旦夕。則匹夫不可奪志。萬眾同心。背城借一。惟天所授。勝負何常。勸人為善者。當不出此。

可否

飭下總理衙門。照會法國公使。曉諭該教士遵照辦理。除議覆條款。另具清摺外。並鈔呈匿名揭帖一紙。密訪問答一紙。伏

乞

聖鑒。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道。單三件。片一件併發

沈葆楨又奏。臣於前月二十六日。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

密寄。同治元年十一月十五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江西等省教民事件。請飭迅速完結

一摺等因欽此。查照會內所稱議如

聖諭。顧因教民案件。未能盡遂所請。作此恫喝之詞。豈能遽為所

惴。竊思馭夷之術。固不容操之已蹙。亦不容示之太柔。儻

因其恫喝之詞一一勉從所請。則我退一步。彼進一步。必

至無地自容。從古苟且求和。未有不立見其敗者。前史得失。歷歷可覩。非徒夷德無厭。即內地羣不逞之徒。且持我短長以張其欲。察看近日所來照會。迥異從前荒陋規模。勢之所在。眾所爭趨。才智之士。甘為鷹犬。言之髮指。思之寒心。臣此次請以官帑五千金。作為賂費。又請將臣重處以平其心。實出於萬不得已之情。作此無可奈何之策。如該酋能以理自屈。定當俯首無詞。時事萬難。臣何敢稍事沽名。稍事負氣。第民心必不可失。

國體必不可傷。窒礙情形。難逃

聖鑒。臣智盡能索。只得於相形之下。害取其輕。理合附片密陳。

御批覽。

議覆條款清單

第一款。飭禁所屬不得仍蹈前轍。否則惟督撫是問等語。

查督撫為官民表率。責有攸歸。如果該教士教民別無可疑肇釁之端。平空遭人傷害。督撫未能防範。自難辭咎。

第二款。羅教士到時。沿途飭辦住所。省城飭辦公館。以賓禮接見等語。兩國交好。使在其間。賓禮相見。分所應得。惟飭辦住所公館。居民創見。將益激其不平之鳴。該教士以存誠樂善為操修。則紛華必非所好。且眾怒未息。晉省一節。姑應從緩。以期收效將來。

第三款羅傳教士到後。五日內將告示刊印實貼一月等語。查教之行否。在心服不在語言。該教士此後能有以服其心。小民自趨之若鶩。儻僅恃此告示。挾之以勢。則貼出而遠遭推毀。固失體面。若顯然派人看守。是轉以此地不行確據。播諸遠方。似於傳教事宜。非徒無益。

第四款。係湖南事宜。應由湖南議覆。

第五款羅士舊有育嬰堂兩所。在南昌城內。去年被焚。應將省城撫州門外官育嬰堂。並地基一切產業賠還。又以二千兩賠補器具。再將天主堂照舊建成。其城內教民舖面。鄉村教民田地被踞者。查明給還。此外借銀五千兩。賠

價教民家具等語。查江西去年。並無百姓焚毀法國育嬰堂之案。亦無教民舖面田地被踞之案。如果有之。當時必不致默無一言。撫州門外之育嬰堂。係闔省士民捐建。人人得起而爭之。斷非官所能做主。且同為善舉。何必強取諸人。民間產業流通。自有契價。教民與居民。事同一律。若指從前教民賣出之業為被占。居民豈肯甘心。倚勢作威。致攖眾怒。恐非教民之福。且傳教貴於日行日廣。該教士潔身克己。宜嚴加約束。方足以示招徠。至二月間所毀天主堂。只係契買民居。並未照洋法改造。所值無幾。即併所損器具估計。亦不過三千餘金。應由官籌措五千金。俟羅

士抵潯時。由九江道妥交。作為賠修之費。以昭公允。

第六款。江西吳城鎮。道光年間燒毀教堂。及鋪面等項。應查明送還。或另行賠償。均應照辦等語。查吳城梅家街之教堂地基。已成義塚。應飭吳城同知。俟羅士到日。查明官地。按照原地基址抵給。並將梅家街之井一併交還。湯家園教堂地址如故。店面尚存。亦一併交還。被拆木料。面商給價。以示體恤。

第七款。九江府城內。擇空閒廟宇公所房屋整潔者。約地十五畝上下。送交羅士為教中公業等語。查九江兵燹之餘。官廨民居。且未全復。何有空閒公所。即使或有廟宇。則

皆眾所公建。人人得起爭端。豈能由官立契撥給。應於所賠五千金內。由該教士酌提若干。擇本地願賣民居。自行按照時值購買。以示兩無猜嫌。

第八款。係湖南事宜。應由湖南議覆。

御批。覽。

密訪問答

問你們紛紛議論。都說要與法國傳教士拚命何故。答云他要奪我們本地公建的育嬰堂。又要我們賠他許多銀子。且叫從教的來占我們鋪面田地。又說有兵船來挾制我們。我們讓他一步。他總是進一步。以後總不能安生。如

何不與他拚命。問我等從此海來。彼處天主堂甚多。都說是勸人為善。譬如育嬰一節。豈不是好事。答云我本地育嬰。都是把人家纔養出孩子抱來乳哺。他堂內都買的是十幾歲男女。你們想是育嬰耶。還是借此挖生折割耶。而且長毛都是奉天主教的。他們必定要在城內及近城地方傳教。譬如句引長毛進來。我們身家性命不都休了。問你們地方官同紳士主意如何。答云官府紳士。總是依他。做官的止圖一日無事。騙一日俸薪。到了緊急時候。他就走了。幾時顧百姓的身家性命。紳士也與官差不多。他有家當的也會搬去受罪的都是百姓。與他何干。我們如今

都不要他管。我們止做我們的事。問譬如真有兵船來。難道你們真與他打仗麼。答云目下受從教的欺凌也是死。將來他從教的黨羽多了。拿了城池也是死。句引長毛來也是死。橫豎總是死。他不過是礮火利害。我們都拚著死。看他一礮能打死幾箇人。只要打不完的十箇人殺他一箇人。也都殺了。問你們各位貴姓。答云我們看你是老實人。與你閒談。連日官府都在各處訪查。你是外省的口音。我們姓名。不能對你說的。

江西匿名揭帖撲滅異端邪教公啟

江西闔省士民耆庶。為公立議約事。照得外夷和議。原為

通商年利我

天朝皇帝。念其奔走跋涉。曲允其請。以示懷柔遠人之意。乃有奸

民羅安當方安名倡行邪教。煽惑愚民。甚至採生折割。姦

淫婦女。錮蔽幼童。行蹤詭秘。殊堪痛憾。本年二月經閣省

義民。齊心折毀天主教堂。洩我公憤。正欲誅殛羅方兩賊。

惜彼先期逃遁。近聞他赴京控訴。慫他國領事官來文。膽

敢問我撫臺大人。要賠還銀七萬兩。並要城外育嬰堂產

業。並還城裏原堂。種種無賴。意圖訛詐。目下軍需緊急。我

中國金銀。豈能填無厭之求。為此徧告同人。共伸義憤。儻

該國教士膽敢來江。蠱惑我等居民。數十百萬。振臂一呼。

同聲相應。拗頭扁擔。盡作利兵。白叟黃童。悉成勁旅。務將
該邪教斬除淨盡。不留遺孽。殺死一箇。償爾一命。殺死十
箇。償爾十命。其有中國人投習彼教者。經各鄉族長查出。
不必稟官。公同處死。以為不敬祖宗甘心從逆者戒。謹此
告白。
御批。覽。
乙未。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奏。竊臣文祥於咸豐九年夏間。
面奉
諭旨。將軍機處册檔內所有道光三十年以後。關涉四國事件。派
令章京等分別錄出。另立一檔。以便查考等因欽此。當即派出

該章京等分俄英法美四國自道光三十年起至咸豐九
年止欽奉
上諭廷寄及內外臣工摺報條陳事宜及四國往來照會等件凡
有關涉四國事務者以次纂輯並添派章京專司校勘期
無遺漏嗣因該章京等隨赴熱河當差未及剋期告蕆臣
奕訢等於上年十月後復督飭該章京等迅速纂輯覆校
茲全檔告蕆臣等詳加覆閱尚屬周詳共書四十六卷裝
成十函恭呈
御覽

丙申大學士湖廣總督官文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

落奏。臣等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密寄。同治元年九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購買外國船礮。明春可到等因欽此。

仰見

皇上慮遠思深。先事豫籌之至意。臣等遵即與侍郎彭玉麟。提督楊岳斌。往返密商。查有統帶遊湖營提督銜記名總兵蔡國祥。勇敢耐勞。久隸楚軍水師。屢著功績。而人籍廣東。易與洋人熟習。堪以統轄七船。又查有副將銜參將盛永清。參將袁俊。參將銜遊擊歐陽芳。鄭秀枝。周文祥。蔡國喜遊擊銜都司郭得山。年力精壯。向歸蔡國祥節制。堪以各

領一船。此外水手礮手兵丁等項。據赫德單內所開人數。分別多寡。尚合機宜。應如所請辦理。惟擬用山東湖南八旗人等。雖係因材器使。究嫌參雜不齊。臣國藩去秋覆陳一疏。有云輪船駛至安慶漢口時。每船酌留外洋三四人。令其司柁司火。其餘即配用楚勇。所有學習駕駛司放礮位等事。應請即由蔡國祥於所部弁勇中。豫爲派定。訪拔獎勸。以去其畏心。委任責成。以程其實效。以洋人教華人。繼以華人教華人。既不患教導之不數。又不患心志之不齊。且與長江各項水師。出自一家。仍可聯爲一氣。不過於長龍舢板數十營中。新添輪船一營而已。既見慣而不驚。

自推放而皆準。抑臣等更有請者。兩湖水勇。能泛江不能出海。性之所習。遷地弗良。但可駛至上海。不能遠放重洋。本年二月間。經臣國藩據實陳明。旋奉寄
諭。現籌購買船礮。本擬用於江面。並非施之海洋。仰荷
聖謨閎遠。俯順物情。宣示軍中。咸知感激。儻蔡國祥經管之後。由楚勇而參用浙勇。參用閩粵之人。由上海而漸至甯波。漸至山東天津。亦未必終不可出洋巡哨。觀政海邦。惟目下一二年內。則須堅守前約。不令放洋。俾臣等不失信於將士。庶幾恩誼交孚。號令易行。惟求
聖慈鑒諒。謹會同兵部侍郎彭玉麟。福建水師提督楊岳斌。合詞

具奏。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官文。曾國藩奏。籌辦新添輪船大概情形一摺。前因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購買外國船礮。明春可到。請飭派將弁水勇。以備演習。當經寄諭官文。曾國藩相度機宜。參以赫德之言。籌酌速奏。茲據奏稱與彭玉麟。楊岳斌往返密商。所擬派令蔡國祥。盛永清等。統轄分領船隻。及每船酌留外洋三四人司柁司火。其餘配用楚勇學習駕駛礮位等事。所籌均甚妥協。輪船駛到。計總須至明年春間。所有辦理一切纜卷情形。自應屆時與駕駛輪船之洋人妥議。再為詳定具奏。至所稱兩湖水勇。能泛江不能出海。性之所習。但可駛至上海。不能

違放外洋。本與總理衙門原奏所擬。同為江西勦賊之用起見。若將來由楚勇而參用浙勇。以至閩粵之人。由上海而漸至甯波。漸至山東天津。用以出洋巡哨。觀政海邦。惟應俟諸異日。當與該大臣等樂觀厥成也。惟輪船一時不能遠涉重洋。恐洋人屆時不聽調遣。強令而行。該大臣亦應與洋人豫先議定。以免日後饒舌。

署理貴州巡撫韓超。提督田興恕奏。臣等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前因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援據法國照會等因欽此。正在欽遵查辦間。旋准成都將軍臣崇實。四川總督臣駱秉章欽

奉

諭旨。分派候補道宣維禮協領吉祥來黔查訪。行據署開州知州

戴鹿芝稟稱。州民向於上元節期。祭賽龍燈。以祈年穀。歲

以為常。傳教人文乃耳。係廣東人。習教之吳貞相。陳委堂

易么姑。係四川人。張三木匠。係開州人。今年正月間。夾沙

龍地方團民。強逼文乃耳等隨同祭賽不從。團眾各抱不

平。將文乃耳等捆綁欲殺。團首周國章稟經戴鹿芝親往

彈壓。將文乃耳等一併帶回州署候訊。團眾即蜂擁至州

偪官立時正法。戴鹿芝見眾情洶洶。恐致激變。又因賊氛

未靖。防範正資團力。若拂輿情。轉形棘手。不得已將文乃

耳等處死。圍衆始散等情。稟覆前來。臣等查丈乃耳係傳
教之人。卽吳貞相等之習教。現在亦所不集。戴鹿芝執固
輿情難拂。將丈乃耳等正法。辦理錯誤。答實難辭。應由四
川委員宣維禮等稟請督臣駱秉章等覈議具奏。至首先
滋事之團民。臣等已飭該州嚴拏。務獲究辦。原定和約。俟
該主教交出。卽行張貼。以後一切。悉照和約行事。如傳教
人有作奸犯科。應治罪者。奏明請
旨辦理。誠恐無知之徒。復赴天主教堂騷擾生事。臣等現經會銜
出示禁止。有犯卽懲。以杜釁端。委員宣維禮等已與該主
教面議一切。均無異言。各立議單存案。不致再生枝節。

韓超又奏提臣田興恕自上年正月以後病勢糾纏軍務喫緊。力疾籌辦。雖不能出省督勦。而楚兵楚將隨征有年。經該提臣指示機宜。尚能馳驅用命。如肅清安遵思銅各郡。疊破尚大塘玉華山。著名老巢。屢挫大股粵匪。追擊出境。皆為實在功效。入冬之後。該提臣病勢漸痊。現仍整頓各軍。將先前失機之將領。按其罪之重輕。或軍前正法。或棍責示懲。軍令一新。將士倍形奮勉。臣每與籌商軍事。該提臣時以黔賊未滅。上負

聖恩。誓必底定黔疆。方足以仰對

君上。其盡誠迫切。才力過人。臣所佩服。若餉需稍裕。臣與該提臣

協力和衷。或可冀戢定黔亂。至天主教一事。該主教在黔
傳教年久。已各相安。乃上年忽秉紫呢大轎。侍從多人。游
行街市。城廟居民。見其冠服怪異。眾情駭然。幾有不能相
容之勢。該提臣稍加威嚇。以定人心。事則有之。並未不准
其在黔行教。亦無凌辱教人之事。即戴鹿芝等之擅殺教
人。亦由於眾怒難犯。似不能歸咎於該提臣一人。況現已
奉文兜集。謹當仰體
皇上一視同仁之意。妥為辦理。四川督臣駱秉章等業經委員來
黔。與該主教議定一切。可期永敦和好。臣與提臣復嚴飭
屬吏將弁。不得再啟釁端。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韓超等奏遵查殺害教民一案。因本年閏州吏沙能地方。逼令教人共祭龍燈傳教人文乃耳等不從。經團眾擁至州署。知州戴鹿芝見眾情洶洶。恐致激變。因將文乃耳等正法。辦理錯誤。應由四川委員宣維禮等稟請駱秉章等覈議具奏。現將團民等卹和約張貼。宣維禮等已與該主教面議一切。均無異言。各立議單存案。不致再生枝節。又韓超密片奏田興恕因上年傳教人乘輿遊街。冠服怪異。眾情駭然。幾有不能相容之勢。該提臣稍加威嚇。以定人心。並未不准其在黔行教。亦無陵辱教人之事。即戴鹿芝等之擅殺。亦由於眾怒難犯。不能歸咎於該提臣一人各等語。韓超為田興恕所參。將設

害教民一事。盡諉罪於戴鹿芝。且謂宣維禮等已與該教主面議一切。均無異言。各立議單存案。果有此事。可以就案了結。亦屬妥善。乃本月十二日。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送軍機處文內。稱收到法國公使哥士耆交來鈔單一紙。所言貴州情形。及百姓稟留田興恕。並無其事。四川委來候補道宣楚並武官吉楚。抵黔兩月。並未來天主堂一次。處生日久。將欲同川。而貴陽府知府多文。代為主謀。言此案非裝飾造作。不能了事等情。與本日韓超所奏大略相同。是韓超等之計畫。早被外國人窺破。似此情形。焉能如所奏了結。且欲專歸罪於戴鹿芝一人。亦恐於人心公論。均未能得其平。且文乃耳實係洋人。韓超飾詞具

奏。尤屬有心含混。著崇實將來章。即行確切訪查該省現辦情形。並宣維禮等曾否定議立單。詳查具奏。務須字字確實。方足以折服外國人之心。否則互相捏飾。於事無濟。徒貽該國口實。諒該將軍等亦斷不出此也。勞崇光由廣東交卸起程。抵黔應已不遠。張亮基前令折回帶兵赴黔署理黔撫。兼署提督事權既一。呼應較靈。且田興恕曾經張亮基拔擢。所部兵弁。半係相習之人。當必有法鉗制。田興恕疊經中外參劾。其驕淫之習。跋扈之情。早當從重治罪。惟因牽涉教民一案。不得不持平辦理。原冀其早離黔省。即可設法了結教民之案。乃屢次令赴四川。竟敢抗不遵旨。即此一端。已屬罪無可逭。此次勞崇光張亮基

到黔。如該提督仍敢抗不赴川。即著傳旨拏問審辦。以為抗違者戒。該前督等現已行抵何處。務須將辦理情形隨時馳奏。並著懍遵前旨。於明年二月辦結。不准遷延。勞崇光張亮基素有果斷。諒不致遷延誤事。哥士耆單內所言。勞崇光委員到黔等語。有無其事。並著即行具奏。辦趕等片二件。法國鈔單一件。均著鈔給閱看。

法國哥士耆說帖

貴州省開州知州戴鹿芝奉田大人令殺文司鐸。並奉教多人一案。任司鐸在黔目覩情形。赴京投訴。時近一年。絕少音信。田家兵練常到經堂肆鬧。亂掣聖像。百般踐踏。五

月間言有

諭旨調田大人赴川。通省軍民歡欣鼓舞。而貴州撫台韓議稱田

營多功。屢屢上摺留田。皆蒙

諭旨駁飭。遂捏奏百姓稟留田大人。不肯放其赴川。豈知田營橫

徵暴斂。縱練進反。縱賊欺民。通省蹂躪已徧。而大帥坐擁

男女妓妾伶人共數百名。酣歌終日。不出省城。並未起意

赴川。百姓何從稟留。八月間四川駱制軍。崇將軍。要求候

補道宣姓。並武官吉姓赴黔。查辦天主教事務。抵黔兩月

之久。並未來天主經堂一次。即潘制軍到黔。要調戴鹿芝

並趙畏三。回省察實。而田遂於貴夜遣刺客持刀偪潘制

軍立刻出省。致宣吉二人更不敢出衙。虛坐日久。將欲回川。貴陽府知府多文代爲主謀。言此案非裝飾做作。不能了事。必當言文司鐸並非田大人主使戴鹿芝殺害。實爲團丁所殺。其殺害文司鐸之人共有六名。已有兩名打賊陣亡。有兩名拏獲正法。還有兩名在逃未獲。田大人大加稱奬。一面著謝葆齡主稟。移咨四川。要所奏相符。一面遣宣吉二人回川銷差。不准與天主經堂人講話。廣東勞制軍委來二員到黔。言爲折毁青岩學堂殺傷四命之事。来文云賠銀六千兩。在四川成都艾處了結。不許在黔交兌。以長洋鬼子之刁風。田大人聲言要將天主教全行殺害。

雖是空嚇然跋扈已成亦難料無有不測之巨禍

丁酉大學士湖廣總督官文奏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

開長江收稅章程已於總稅務司赫德到京後由總理衙

門督飭司員與之詳加辯論分別議定照會英法等國轉

飭各商遵辦並將議定緣由覆奏同治元年九月二十九

日奉

旨依議欽此咨行查照辦理等因奴才當即轉行監督江漢關漢黃

德道鄭蘭並劄付英國領事官金執爾等一體諭飭洋商

遵照納稅一面定期開徵適十月十八日赫德至楚來轅

謁見奴才優禮相待赫德詞意極為和順並據呈出漢口收

稅更定簡明章程。因前定章程。語言繁冗。商人不便閱悉
之故。奴才復加察覈。尚屬簡便可行。遂定期十一月十二日
開關徵稅。以歸第十結之首。蓋是日即洋人之正月初一
日也。赫德隨於十一月初八日。前往九江辦理開關事務。
奴才將江漢關章程逐款開列。咨行江西撫臣沈葆楨。九江
關監督道員廷曙。循照辦理。以免歧異。伏查設關徵稅。為
裕
國便商之善政。江漢關開徵伊始。必須立法嚴明。方免漸滋
流弊。而關務之弊竇。多由丁役之朦混。奴才前在粵東。及經
過江蘇浙江訪悉粵海杭州蘇州江甯織造各關。皆信任

家丁。串同巡役。得賄縱私。百弊叢生。以多報少。有虧官不虧私之俗論。等深悉其弊。前於整頓荊關稅務。移設新關。特派道員督率委員親身經理。革除信用家丁陋習。是以一關之設。每年徵稅銀二萬數千。溢於荊關正額。此其明證。現在江漢關徵收洋稅事經初創。尤當弊絕風清。責成大小委員。認真經理。凡查貨徵稅事宜概不准丁役從中經手染指。以杜流弊。該監督道鄭蘭忠地樸誠廉隅自勵。年餘以來。於洋人往來諸務。尚能實力籌辦。等仍當督同該道遵照條約。遇事講求。隨時整飭。以期洋商悅服稅項充裕。仰副

聖朝懷柔遠人之至意。

御批。覽奏均悉。該衙門知道。

掌廣東道監察御史華祝三奏。竊維天主教蔑倫傷化。本為中國之大患。當內地未弛禁之先。習其教者猶知畏法。近因各省開禁。該教民倚恃外夷之勢。橫行鄉曲。挾持官長。士民無不痛恨而莫可如何。貴州殺害傳教夷人一案。自應將該教民等有無為匪不法情事。徹底根究。方足以成信讞。臣聞法國公使不候查辦。竟欲殺田興恕等以償命。聞者莫不寒心。田興恕本一武夫。戰功疊著。自入黔以來。志得意滿。種種非謬。臣上年冬曾列款奏參。請

旨撤其
欽差。停其署撫。田興恕不堪造就。雖不足惜。然固
朝廷一品大員也。按國法以治之則可。順夷情以殺之則大
不可。大夷人非獨有憾於田興恕也。如駱秉章曾國藩沈
葆楨。毛鴻賓等。凡我
國家所倚任之人。皆彼國以為不便於己而必欲加害之人。
覘該夷之心。不過借田興恕一事以嘗試耳。若不杜其奸
謀。一經遷就。將來該夷睚眦必報。有加無已。勢必由提鎮
而及於督撫。由督撫而及於部堂。由部堂而及於王公。得
步進步。

朝廷又將何以處之。在曲為之說者。不過曰內患未清。不能相抗。且姑隱忍數年。養精蓄銳。俟賊平後觀釁而動耳。曾亦思此數年中。我能休養。彼獨不能休養乎。況現在朝政清明。民心固結。教禁初開。從者尚少。彼縱心輕我國之兵。未嘗不心攝我國之民。若遲之又久。則從教愈多。彼黨愈盛。辦理尤為棘手。雲南陝西回匪滋事。到處蔓延。迄未盡平。可為前鑒。臣愚以為通商衙門職有專司。不得不統籌全局。毋畏恫喝。毋憚煩難。毋狃目前之安。而貽後來之患。相應請

旨將貴州殺害教民一案。秉公查辦。如該教民等平日恣意橫行。

有挾生折割等情事。則殺之不為冤屈。不得謂教民犯法。
概從寬宥也。如該教民等係屬無辜。田興恕聽居民一面
之詞誤殺。則應將誣捏者抵罪。田興恕亦罪不至死。總之
朝廷生殺予奪之權。操之自
上。王公大臣。尚且不得干預。設令夷人得以藉端主持。則
國事不可問。而後患將不可言矣。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道。
庚子。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湖南江西燒毀教堂之
案。久懸未結。湖南江西各傳教士來京聲訴。本月該公使
哥士耆屢次來函。始則請給傳教士方安之羅安當護照。

繼則請行文沿途經過地方官代辦公館食用。及驛站馬匹等項。當經臣等告以發給印照及飭令各該地方官妥為保護。均無不可。至驛站一層。中國向有定例。不准濫行供應。礙難允准。該公使又具一說。以方安之等奔走苦累。目下空囊南返。計無所出。即措付行資。一路亦斷難安貼。堅執前請。必欲沿途地方官備辦公館。及食用夫馬等項。俾該教士安抵長沙南昌等處。辭意殊多煩聒。臣等公同商酌。驛站一節。斷難開端。只有另為設法。以示羈縻。隨即發給護照二張。劄行順天府鈐印。交該教士收執。並劄派臣衙門聽差馬弁馬永祥送至興城。其沿途費用一切。由

臣衙門節省公費銀兩項下撥銀四百三十五兩。交馬永祥作為路費。仍飭該弁小心護送。不得絲毫擾累驛站。一面飛咨直隸河南各督撫。凡經過地方。加派妥員接替護送。復由臣等向該公使再三開導。該公使始為感激。並遞呈照會申謝。正在辦理間。復由軍機處交出湖南撫臣毛鴻賓。江西撫臣沈葆楨各摺片。臣等初意亦欲俟兩省人心平靖。再令該教士前往。無如該公使因傳教士在京向其聒絮。因之銳意令其南旋。實萬萬不能阻止。民情洶湧。該教士到省後。再有戕害等情。民心失而

國體傷。大局實不可問。臣等詳為斟酌。當又公擬一函。密咨

兩湖督臣官文。屬其於該教士等到武昌時。接以禮貌。諭以利害。設法阻其前進。該教士能否聽從。臣等亦不能豫料。因於該教士臨行時。向其婉言勸導。抵省後務聽巡撫緩為辦理。不可任意脅制。事事必如所請。亦不可鋭意求速。反致民心激奮。該教士尚能唯唯而從。但不知抵省後能否遵諭而行。已由臣衙門再行咨催湖南江西撫臣。趕緊設法辦理。並曉諭紳民。務使相安無事。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法國傳教士由京前往湖南江西省城。派弁護送一摺。前因江西湖南有焼毀教堂之案。該教士羅方二姓來京呈訴。以致法國公使哥士耆日

向總理衙門饒舌。經該衙門再三理諭。原擬事平再令前往。無如該公使執意令其南旋。萬難阻止。然民情未定。該教士急欲赴省。此後若再有焚害等情。辦理更形棘手。著沈葆楨毛鴻賓於該教士等未到以前。即將前此未結之案。設法辦理。並曉諭紳民。務使相安無事。以期顧全大局。該公使所擬八款。其中有萬不能行者。亦有可以俯允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並未悉行允許。尚須外間斟酌而行。然如毛鴻賓前奏內議覆各條款。恐亦未肯遵依。仍著俟該教士到後。悉心覆議。總期上不失國體。下不失民心。方為妥善。沈葆楨前奏江西匿名揭帖到處張貼。萬眾一心。爭釁未已。湘南民俗強悍。近復習於戰爭。該教士等

賀然前往。斷難保其無事。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已擬密函
咨商官文。屬其於該教士等到武昌時。接以禮貌。喻以利害。設
法阻其前進等語。武昌為道路所必經。該教士等本有到楚面
見官文商辦之說。著官文於該教士等到武昌時。以禮接見。開
誠勸導。令其暫住湖北。從緩前進。以免別滋事端。仍飛咨沈葆
楨毛鴻賓會商妥辦。沈葆楨前奏。有該教民到省暫緩謁見巡
撫之語。該教民等到省以謁見巡撫為榮。若拒而不見。則必大
拂其意。仍向住京公使饒舌。隔膜之中。不免又生變故。該撫仍
當斟酌權宜辦理。此事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業經反復辯論。
不啻舌敝脣焦。該督撫等務當體朝廷不得已之苦衷。暫予羈

康。勿令再生枝節。是為至要。

法國照會

為照會事。所有湖南江西教中被擾各案。現已可期辦結。

前經貴親王奏

准飭令各該督撫秉公妥辦。昨於方主教羅傳教士南旋時。復由

貴衙門繕發公文四件。咨催兩湖。兩江。湖南江西各督撫

並將本大臣會議八條款。鈔錄行知。分給該主教傳教士

各自齎往投交。以便按照會辦。並經貴親王暨諸位大臣

接見該主教傳教士。禮遇有加。當委妥員護送南行。給備

川資。通飭沿途地方官妥為照料。種種優待。均堪銘謝。此

事由貴親王暨諸位大臣憑照和約持平辦理。足見力敦
友睦。期臻安輯。本大臣卽當陳請本國總理各國事務大
學士。轉為奏明我大皇帝。以表中國誠心和好之端。再本
國傳教士在
貴國中。過該地方官有拘執成見者。不免相與為難。但此係
一時畛域未化。頗有嫌疑之跡。究竟並非隱患。此後各處
地方官如能實體貴親王保全和好。一秉大公之意。卽可
知諸傳教士在此。不但無損於中國。且有時深資裨益。則
彼此猜疑俱泯。自可永息爭端。日見親睦。卽如近二年來
貴國各省軍務。漸有起色。不日可奏蕩平。亦未嘗不由本國

諸傳教士在此所致。爲此照會。

恭親王等又奏。貴州教民一案。哥士耆於本月十二日。進到訪聞貴州辦理此案節畧一件。臣等閱其單內大意。以訪聞此案。業已飾言殺害教士。並非田興恕主使。實屬團丁所殺。又勞崇光委員到黔。聲言拆毀青岩學堂。殺傷四命之事。在四川賠償六千兩等語。查此案該省究竟作何辦法。尚未據該將軍等查明咨覆。若能事機嚴密。該省如此辦理。亦未始不可了結。惟該公使既託諸訪聞。顯然道破。將來如果照辦。該公使狡執。必不肯俯首聽從。臣已函致該將軍等悉心酌覈。務籌一至妥至當持平之法。迅速

密咨臣衙門再行酌辦。毋再稍有漏洩。以致奏咨到京。轉在該公使得信之後。

御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又奏。臣等據

圓明園都司稟稱十二月十一日。有外國人一名。至

福園門外。欲進內遊看。經該汛官兵攔阻。遂往迤西無人之處扒墻跳進。至空間屋內翻閱書籍。經看守之太監攔阻。尚不聽從。問伊姓名。據稱名喚張勉行等情前來。臣等隨即詳查張勉行係英國人。現在天津關稅務司威立士名下當扦子手。跟隨威立士來京。住天主教堂內。威立士在

總理衙門居住。因吉知原委。令其查辦。復據戚立士申陳
內稱。當即嚴飭張勉行到案詳訊。除將張勉行嚴飭回關
看守。聽候查辦外。應如何懲辦。候示遵照等語。臣等以張
勉行扒牆跳入
園庭。經稅務司懲辦。當不致再蹈前轍。惟恐各國人等紛紛
效尤。實屬不成事體。因函致四國在京公使。令其酌給洋
字諭單一紙。交
園庭值班官兵執照。隨時遇有外國人前往。持單阻止。以免
再行滋事。嗣據法國公使先行函覆。內稱
園庭重地。例應嚴肅。豈得任意妄行。自當嚴行攔阻等語。又

據英國公使函復。亦允照辦。均堪備諭單前來。其俄美二

國雖未即函覆。而外國辦事往往互相仿效。諒亦斷無異

議。

御批。知道了。

天津新海關稅務司威立士申陳

為申陳事。承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劄查本月十一日。有

外國人張勉行一名。欲進

圓明園。經看守官人攔阻。該外國人在牆外無人處所越牆

進內。經太監人等逐出等因。飭查是否新關之人。辦理前

來。本稅務司當即嚴傳本關扦子手張勉行到案。詳加訊

問。緣張勉行係英國人。在大沽新聞充什子手。本月初間。自行在天津住紮之英國領事官處領有護照。前來北京遊玩。十一日至
圓明園。因不知係屬禁地。欲行進內觀看。經官人攔阻。伊遂繞牆行走。至一無人之處。竟行越牆進內。經在內看守人逐出。遂即進城。同至天主堂住宿。並無另有別項不法情事等情。除將該什子手張勉行嚴飭即日回大沽新聞看守。聽候查辦外。其應如何懲辦之處。伏候王爺示知。以便遵照辦理。惟該什子手張勉行至
圓時。所有看守之官弁兵丁。均係實力攔阻。其張勉行越牆

進內。係非意料所及。該官弁兵丁似屬無過。相應申陳王爺從寬免其置議。如蒙恩允。並請行知該管各衙門一體查照可也。

辛丑。江蘇巡撫李鴻章奏。查常勝軍本華爾舊部。其初不過千人。吳煦。楊坊等。始意欲藉以禦寇。薪糧夫價及一切軍火支應。視官軍加至數倍。漫無限制。陸續增至四千五百餘人。並長夫礮船輪船經費。月需餉銀七八萬兩。前此收復松江青浦等城。未嘗不兼資其力。遂日益驕蹇。漸成尾大不掉之勢。臣籌思累月。久欲稍加裁抑。而事關中外交涉之端。未便輕於發難。此次白齊文違犯跋扈。立即撤

其兵權。事當更替之初。須求補救之法。英國提督士迪佛立。初不願中國官員會帶。臣與之往復辯論。舌敝脣焦。始獲定議。士迪佛立原定條約十三條。臣覆加勘正。增為十六條。於十一月二十五日蓋印移交分執。並咨明總理衙門備案。其條約大要。如裁汰常勝軍為三千人。減定長夫額數口糧。刪除病房及日用房費種種浮濫之款。既可以稍節餉需。又如中國派員會帶。口糧由臣處派員經管。眼同外國官散放。松城內外地方事宜。管帶官不得干預。購買軍火。須有撫臣文書。管帶兵不准私購。懲辦諸弊。須聽中國會帶官主意。各條款。亦可漸收兵柄。此次定約。庶以

後辦理稍有頭緒。至於白齊文逃匿不出。據吳煦稟稱。該
犯經士提督派兵官押解來滬。現由英國兵船看管。至今
並未交出。係藉口華爾白齊文先後託買軍火帳未算清
等語。復據英國領事請由臣處派員赴兵船會算帳目。臣
查常勝軍先前經用款項。從未稟報。臣衙門並無案據。未
便會算代償。當即劄飭吳煦楊坊自行清理。相應請
旨將三品頂戴白齊文先行革去職銜。仍俟英國交出該犯。並責
令吳煦。楊坊。拏解臣營。照中國軍法懲辦。其常勝軍先經
議派英兵官奧倫會帶。茲據英國定約。隨後奏明交兵官
戈登管帶。該二人者。臣均未悉其底蘊。現在奧倫甫經拔

帶。會同吳煦李恒嵩赴松點驗勇數。裁減冗費。粗立章程。似尚實心幫助。將來能否持久。有無偏執私見。不致再生枝節之處。容臣隨時察酌妥辦具奏。臣惟諄飭吳煦李恒嵩。嚴實整頓。和衷籌商。於調停籠絡之中。仍寓裁制之道。以期協力保衛。仰副

聖廑。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會議整頓常勝軍等語。常勝軍不遵調遣。流弊滋多。李鴻章此次與外國。增定條約。裁汰常勝軍為三千人。刪除冗費。各勇口糧。由中國派員經管。松城內外地方事宜。外國管帶官不得干預。並不准私購軍火。懲辦諸勇。

悉聽中國會帶官主意。各條約均能斟酌盡善。從此漸收兵柄。一切可由中國主持。庶無尾大不掉之患。惟白齊文以劫餉毆官之犯。自應按照中國軍法懲辦。現經英國提督士迪佛立押解來滬。由英國兵船看管。並未交出。並籍口華爾白齊文先後託買軍火帳未算清。請由中國派員會算。顯係藉詞拖延希圖寢事。情殊狡展。此軍所需經費。向由中國發給者為數甚鉅。均由白齊文支用。中國何從派員會算代償。已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住京公使妥為剖辯。仍著李鴻章據理折斥。飭將白齊文迅速交出。無得任令含糊了事。致後來外國接統常勝軍者。紛紛效尤。控制愈難措手。其白齊文三品頂戴職銜。著即先

行撤革。由該撫訊明懲辦。以肅軍律。

壬寅。前任兩廣總督勞崇光奏。同治元年十一月初十日。承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開。九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練兵必先練將等因。欽此。並鈔錄原奏咨行前來。臣伏查本年八月十五日。先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以英國會議同防賊匪。要在訓練營兵。行令酌撥旗綠各營官兵。會同英國官兵。勤加練習。以成勁旅等因。旋有英國兵總一名。帶同教練官三名。兵四十二名。由香港來省。臣與面商派兵教練之法。據稱初入手時。派兵宜少。以後逐漸加多。次第推廣。較為有益。臣體察所言。尚

屬近理。當卽咨廣州將軍。在於駐防滿漢八旗先後派撥兵丁二百名。復會同陸路提臣。在於督撫提三標。及廣州協標。共先後選派兵丁二百五十名。閏八月十四日起。在於省城北門內撫標校場。會同演習槍礮準頭。及坐作進退之法。臣又思中國兵丁。交外國人教練。而中國官不復與聞。非徒約束無人。且將來遇有調遣。若臨時派中國官管帶。則將士素不相習。指臂難以相聯。儻仍歸外國人管帶。誠恐後患難測。必須於教練之時。派中國官一同演習。兼有大員專司其事。督率稽查。則今日同受教練之勞。卽為他日豫備統帶之任。止令中國師外國之長技。不令外

國奪中國之兵權。方為妥善。臣籌思已定。即與英國領事羅伯遜及該兵練面申此議。伊等同聲佩服。臣當即於綠營各標選派把總外委等官十員。飭令各兵一同練習。並派都司一員。督同練習。又派督標中軍副將齡山為統領。隨時前往督率稽查。分別勤惰。量為勸懲。並知會廣州將軍。選派防禦驍騎校等官八員。又派佐領惠林于士熙二員為旗兵統領。其外國人及旗綠各營官兵口糧。由總局籌給。統交副將齡山經手。分別支放。現在派兵無多。所需口糧。連外國人口糧。按月共止一千數百兩。籌畫不難。將來添派兵丁漸多。經費亦逐漸加多。統由總局設法籌款

丈應。數月以來。該外國人盡心教練。各弁兵亦能虛心演
習。已頗有成效。臣擬漸次推廣。加派旗營綠營。各以二千
人為率。一俟訓練有成。即於旗綠各兵內。選其技藝純熟
者。派令前赴省外水陸各營。分投教練。毋庸再延洋人教
習。至所需槍礮等項。既用洋人練兵。即須用洋槍洋礮。粵
東所購。皆不合用。臣捐廉託外國人採買得洋槍二百五
十桿。尚覺價廉工巧。現發交盼山轉發應用。而所短尚多。
臣復劄行英國領事羅伯遜。寄信回國。代為採辦二千桿。
候其購運來粵。覈明價值。由局籌款給發。大礮炸礮及一
切礮具。均屬該領事暫於香港借來應用。隨後再行籌辦。

一面分飭英法兩國領事各寄信回國雇募製造火
藥之良工數人來粵由內地選派精細工匠學習製造並
派委員監製務期得其真傳此臣所辦派撥內地官兵練
習外國兵法情形也此事初行試辦事屬創始一無舊章
可循臣隨時酌覈以意為之惴惴焉惟恐所辦未得其宜
茲恭讀
諭旨仰蒙
垂訓周詳得以有所依據當即恭錄咨照廣州將軍水陸提督並
分行各營一體欽遵照辦並將臣現在辦法知會劉長佑
等知悉於到任後隨時察看情形斟酌損益妥為辦理其

餘各弁兵仍恪遵定制。照常操練中國兵法。不許偏廢。抑
臣更有請者。此等教練之法。似止可施之於營兵。不可施
之於壯勇。緣滿漢八旗官兵。皆
國家世僕。休戚相關。斷無他慮。各省綠營兵丁。雖與八旗官
兵有間。然皆係招募良民。編入行伍。大小員弁。層層鈐束。
且叨
朝廷豢養之日正長。亦可以無他慮。若壯勇一項。臨時倉卒
招募。初不問所自來。事竣概行遣散。亦不問其所往。若輩
本多游手無賴。從征日久。習慣强梁。遣散之後。截止口糧。
已難保其不滋事。若精練火器之法。皆能通徹。竊恐流弊

不可勝言○謹奉指具奏○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勞崇光奏○遣派內地官兵練習外國兵法一摺○據稱派撥旗綠官兵○教練外國兵法○派中國官一同演習○兼有大員專司督率稽查○今日同襄教練之勞○即豫備他日統帶之任○止令中國師外國之長技○不令外國奪中國之兵權等語○所籌尚屬妥協○經該前督與英國領事羅伯遜等○面申此議後○於駐防八旗兵丁及督撫提等標兵丁○先後派撥四百五十名○選派綠營各標把總外委等官十員○一同練習○派都司一員督率○又派副將崑山為統領○督率稽查○數月來演習頗著成效○現擬漸次推廣○加派旗營綠營各以二千人為率○所需洋槍洋

礮。已令外國人採辦。勞崇光現已交卸起程。晏端書權任巢圻。崑壽身膺專閫。均屬責無旁貸。即著按照現籌辦法。飭令派出各官。督率兵丁勤加演習。申中國之軍律。參以外國之技藝。逐日訓練。以期精熟。外國人及官兵口糧。均着由總局籌款支應。槍礮等項。已採買洋槍二百五十桿。所短二千桿。俟該國購運來粵時。覈明價值。由局籌給。製造火器火藥之法。須選精細工匠盡心學習。並派妥員監造。務令得其秘傳。不得虛應故事。俟學有成效。旗綠兩營加至四十人為斷。其餘各弁兵。仍着恪守營規。照常操練中國兵法。不許偏廢。此項兵丁。止准於旗綠兩營認真挑選學習。無庸再增兵額。更不准濫招壯勇。致滋流弊。

癸卯

諭內閣。薛煥著即來京另候簡用。所有辦理通商事務欽差大臣

關防。著李鴻章暫行接署。

乙巳。

諭內閣。辦理三口通商事務大臣。著董恂署理。

丙午。山東巡撫譚廷襄奏。查法國索還天主堂地基一案。

前據該國傳教士江類思來省。以城內原基為請。不願抵

換。而該地比屋而居。歷年已久。隨飭濟南府歷城縣會同

江類思籌畫立合同。公議騰房交割。一面由司籌款給發

各業戶房價。茲據藩司貢璜。轉據濟南府知府蕭培元。署

歷城縣知縣程繩武稟稱。里落山東省城雙忠祠一帶天主堂地基。前因一律改造民房。又西關陳家樓空地一段。計十三畝二分七釐。均議各照原價買回歸還。隨經陸續籌發價值。共用銀三千八百四十一兩一錢六分。又京錢一萬九千七百四十八千。均已轉給各業戶具領清楚。所有房屋地。亦經騰交江類思逐一點收。取有回文附卷。並聲明前項地價。由司先後在於庫存洋藥稅課鹽斤抽釐舖捐等款銀錢內動支飭發等情前來。臣覆覈無異。所發銀錢各款。因當時房主間有外出。調畀不齊。價未全領。嗣後傳令一律具領清楚。是以較原奏之數增多。合併陳

明。

御批。該衙門知道。

丁未。浙江巡撫左宗棠。江蘇巡撫李鴻章。會同辦理通商事務大臣薛煥奏。據浙江甯紹台道史致諤禀稱。已革道員張景渠。着總兵勒伯勒東。帶兵由上虞分道進勦。籌攻紹興。十一月二十六日。我軍在大小界埠接仗獲勝。二十八日。勒伯勒東拔隊徑薄紹興昌安門。槍礮互轟。斃賊不少。勒伯勒東親放大礮。藥多礮炸。致傷該總兵頭顱。登時殞命。並傷亡外國兵頭范夫哈格齡二員。洋兵密楷爾密益爾二名。各勇陣亡傷亡三十餘人。繙譯官布樂師及兵

勇二十餘人。受傷甚重。該道現派人將勒伯勒東遺櫬迎
護來甯。厚葬郊外。聲請奏卹前來。臣等查勒伯勒東係法
國兵官。本年夏秋間。助勦甯波慈谿餘姚等處。無不勇往
直前。城池立復。自權受中國總兵職任以來。感沐
聖朝恩寵。益加奮勉。攻克上虞。茲以急取紹興。孤軍深入。覩然巨
礮。臨陣傷亡。實屬奮不顧身。效忠盡命。允為荒服藎臣。可
欽可憫。相應請
旨照故副將華爾之例。
飭部從優賜卹。並兵頭范夫哈格齡二員。一併議卹。以慰忠魂。法
國提督伏恭。現派達耳第福由上海馳赴甯波。接統勒伯

勒東舊部兵勇。函請臣鴻章就近劄委。其在甯波之英法兵官呩樂德克等。亦力薦之。臣查達耳第福。即買忒勒前在餘姚帶勇打仗。尚稱勇敢。惟貪利任性。實不及勒伯勒東之誠厚。前總理衙門以法國公使哥士耆。請加該員以江蘇官職。咨令臣鴻章酌辦。臣方給以江蘇副將劄付。即將前派法國教練之洋槍勇五百名。交其管帶。疊加訓飭。似尚勉就範圍。該法提督請派甯接帶。情事尚順。臣欲其幫同地方官和衷出力。謹受甯波道節制。足以未遑允給委劄。昨甯波道史致諤稟稱。該軍無主。勢恐渙散。請即奏明暫令達耳第福接管。英國總兵呩樂德克由甯來滬謁

晤。復以相屬。臣鴻章稔知達耳第福素性剛愎。又面屬法

樂德克隨時照料。並諭令達耳第福須聽甯波道調遣。不

准擅專妄為。致干軍紀。如果該員實力報效。恪遵中國法

度。再由甯波道詳請奏懇

聖恩。授以浙江武官職任。並由臣宗棠覈給劄付。如達耳第福有

貪利滋擾及督隊不力情事。即由臣等一面撤革。一面奏

聞。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李鴻章等奏法國勒伯勒東礮傷陣亡。請

旨優卹。並暫派達耳第福接統甯軍。覽奏均悉。勒伯勒東以外

國兵官。權受中國職任。效命盡忠。自應優予恩卹。著俟開正後

再行降旨宣示達耳第福該撫素知其貪劣任性。現在暫行接
統甯防。亦係一時權宜之計。李鴻章務當隨時察看。如有貪利
滋擾各情。即行撤革。以防流弊。
左宗棠等又奏。據甯紹台道史致諤稟稱。據甯波紳士翰
林院編修孫學駉等聯銜呈稱。甯波各屬。自上冬逆匪竄
擾。生民塗炭。本年四月。前道張景渠帶領兵團由鎮海乘
勝進攻約會英法二國水師。同時助勦。迅將郡城克復。慈
谿奉化象山三邑。以次肅清。七月攻克餘姚。八月慈奉復
陷。英國總兵丢樂德克法國稅務司日意格壽商防勦水
陸進兵。慈奉挨踵攻復。郡城解嚴。嗣又拔取上虞。攻復新

咮。呿總兵無役不與。所向有功。中外同心。和衷共濟。地方賴以安堵。商賈因之漸通。且自該總兵住紮以來。約束洋兵。相安無事。不分畛域。督隊巡查。尤為商民所感頌。茲聞有不日調換之信。闔郡紳民羣相走告。依戀難忘。呈懇詳請具奏。將呿樂德克展留一二年。俾全浙廓清。再行調遣等情。由該道轉稟前來。臣等查英國水師總兵呿樂德克深知大體。疊次助攻城池。無恃功驕矜之習。所部兵目。遇敵爭先。毫無騷擾。該道史致諤現請管帶常安軍教習洋槍。可冀練成勁旅。實於海疆防務有裨。該總兵昨因公來滬。臣鴻章接見其人。尚屬和平公正。孫學駉等以中華紳

士。請留外國兵官。出於至誠。非尋常保留地方官可比。臣等未敢擅便。可否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酌覈。照會英國公使。將樂德克暫留甯波協防。俟軍務稍平。再令回國。以資熟手而順輿情。

御批。該衙門知道。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二